

宋本十三經註疏

附校勘記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平成也故大司馬至邦國○釋曰此九灋已下皆言邦國則施於諸侯為主

故以平言之也但此九灋據殷周之時建之故大司馬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諸侯五百里之國之九灋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

者示四面削賊賢害民則伐之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注春秋至其罪○釋曰

之爲異也已者如此則賊虐誅輔故云賊賢也云害民者以君臣俱惡重賦多徭其民被害故曰害民如此者則聲鐘鼓伐之也引

春秋傳者按莊十年二月公侵宋公羊傳曰猶者曰侵精者曰伐何休云猶者曰彼不言杜此言粗者鄭讀傳何異猶

即粗義亦同也又曰有鐘鼓曰伐者此莊二十九夏鄭人侵許之義也內陵外則壇之內謂其國外謂諸侯壇讀如同

氏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此莊二十九夏鄭人侵許之義也內陵外則壇之內謂其國外謂諸侯壇讀如同

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壇豈謂置之空壇以出其君暴內至壇之內謂其國外謂諸侯壇讀如同

更立其大賢者○壇依注作壇音善憚之以徒旦反下同本或無之字也陵外即上文馮弱犯寡是也上二文各有其

一故伐之壇之不奪其位此則外內之惡兼有故壇之奪其位立其大賢之注內謂至重者○釋曰鄭云讀如同

從金賂三壇同譚之譚取其地外內之譚譚置之空地先鄭讀從憚之以威之注內謂至重者○釋曰鄭云讀如同

從王霸記爲正鄭知立其大賢者以其野荒民散則削之地明其不能有不治民之弊不附創其野荒民散則削之

右者不滅國故知更立大賢下賢子弟野荒民散則削之地明其不能有不治民之弊不附創其野荒民散則削之

民居必參相得無職土無遊民今言野荒民散則削之地明其不能有不治民之弊不附創其野荒民散則削之

人不恭故國固不依以固者之釋曰謂倚恃險固不服事大國則以兵侵之使弱其勢也○注貧猶至大邦○釋曰云

距大邦○釋曰謂倚恃險固不服事大國則以兵侵之使弱其勢也○注貧猶至大邦○釋曰云

固不深也云不服不事大即上云比詩小者大雅皇矣篇引之云用兵淺不服也賊殺其親則正之

用兵深也云不服不事大即上云比詩小者大雅皇矣篇引之云用兵淺不服也賊殺其親則正之

當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疏注正之至叔武○釋曰鄭云正之者執而治其罪者其正未必即是殺也春秋

京師坐殺其弟叔武○坐才殺反疏注正之至叔武○釋曰鄭云正之者執而治其罪者其正未必即是殺也春秋

無罪師城洛邑而言也云坐殺其弟叔武者按彼傳晉侯侯休衛衛公出奔楚晉侯敗楚於城濮其弟以受盟既受盟國仇

之股而哭之元面舊在國是叔武當見衛侯侯休衛衛公出奔楚晉侯敗楚於城濮其弟以受盟既受盟國仇

罪遂軟衛侯歸于京師時使醫衍酖衛侯衛侯命貨醫衍薄其酖不死是坐殺弟合正之事也放弑其君則殘之

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注放逐至爲惡○釋曰鄭以逐解酖酖不死是坐殺弟合正之事也放弑其君則殘之

○弑本又作殺同音試○注放逐至爲惡○釋曰鄭以逐解酖酖不死是坐殺弟合正之事也放弑其君則殘之

殘賊殺之殺之苦毒故舊梓材云戕敗人有注戕殘也又云無晉戕無晉虐虐注云無相殘賊無相暴虐是戕爲殘賊也

異義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云邾人戕鄆子于鄆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戕自外曰戕即邾人戕鄆子是也自

內戕其君曰戕者晉人戕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戕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

若內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若然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戕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

則杜之令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注王命之意也但犯命陵政是不受上命不通之事故遷杜塞

之使不與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王霸記曰犯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

四鄰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王霸記曰犯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

注王霸至來應○釋曰外亂謂若齊襄公淫於外魯桓夫人文姜之等是也內亂謂家內若衛宣公上孫父妾下嬖子

侵戰伐圍入滅用兵麋狗不聲鐘鼓入境而已謂之亂義可知故暑而不言也按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等謂

鍾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市其四郭圍而不服則入之謂入其四郭取人民不有其地入而不服則滅之謂取其君此皆

舉重而言假令先人後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瀘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扶目而斂之日布王政

滅書八舉重已外盡然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瀘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扶目而斂之日布王政

滅書八舉重已外盡然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瀘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扶目而斂之日布王政

滅書八舉重已外盡然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瀘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扶目而斂之日布王政

滅書八舉重已外盡然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瀘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扶目而斂之日布王政

滅書八舉重已外盡然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瀘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扶目而斂之日布王政

滅書八舉重已外盡然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瀘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扶目而斂之日布王政

滅書八舉重已外盡然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瀘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扶目而斂之日布王政

滅書八舉重已外盡然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瀘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扶目而斂之日布王政

獵之期日今至期日立熊虎之期於期處以集衆故云期民於其下云兵者守國之備者鄭欲解田獵者所以習兵故云
名欲行蒐狩先交草萊教戰訖乃入防田獵故云因蒐狩而習之是以書傳夾戰關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是以書傳夾戰關不可空設
者何出曰阿兵注云禮兵三年而治兵一次治兵之法以蒐狩爲之蒐狩之法以蒐狩爲之蒐狩之法以蒐狩爲之蒐狩之法以蒐狩爲之
氏說治兵於廟也注云三年而治兵一次治兵之法以蒐狩爲之蒐狩之法以蒐狩爲之蒐狩之法以蒐狩爲之蒐狩之法以蒐狩爲之
戰非授兵於廟也注云三年而治兵一次治兵之法以蒐狩爲之蒐狩之法以蒐狩爲之蒐狩之法以蒐狩爲之蒐狩之法以蒐狩爲之
前老弱在後入則壯者在後老弱在前是以蒐狩之法以蒐狩爲之蒐狩之法以蒐狩爲之蒐狩之法以蒐狩爲之蒐狩之法以蒐狩爲之
教養合秋教治兵至冬辨鼓鐃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黃鼓軍將執晉鼓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
大關是各教民以一也辨鼓鐃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黃鼓軍將執晉鼓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
鐃公司馬執鐃鼓人職曰以路鼓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黃鼓軍將執晉鼓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
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鈴鍾之屬鐃如鐃之鳴也提鈴鍾之屬鐃如鐃之鳴也提鈴鍾之屬鐃如鐃之鳴也
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也辨鈴鍾之屬鐃如鐃之鳴也提鈴鍾之屬鐃如鐃之鳴也提鈴鍾之屬鐃如鐃之鳴也
交反鐃提爾雅云大歲在寅曰提鈴鍾之屬鐃如鐃之鳴也提鈴鍾之屬鐃如鐃之鳴也提鈴鍾之屬鐃如鐃之鳴也
號○釋曰鄭引鼓人職者欲見鼓人有六鼓四金據本各依所用今此所用或有不依本者以文爲據目也○注鼓人至其
執鉦路鼓軍將執鉦管鼓等並不依本而在軍兼用也先鄭云鉦鼓義與此同故引之爲之也毛詩云以鉦鼓爲之也
之義獨其源者淮南子云濁其源其流不情故讀從之云鉦鼓義與此同故引之爲之也毛詩云以鉦鼓爲之也
騎法也後鄭云王不執實鼓尚之而巳云提謂馬上鼓者此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以爲用路帥自況周其責鼓今乘車無
見諸侯用朝而來與王爲實鼓尚之而巳云提謂馬上鼓者此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以爲用路帥自況周其責鼓今乘車無
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也辨鈴鍾之屬鐃如鐃之鳴也提鈴鍾之屬鐃如鐃之鳴也提鈴鍾之屬鐃如鐃之鳴也
軍司馬之下士得號行司馬及在軍二十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
卑得同號也嚴雖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法○疏數音司馬五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
此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法○疏數音司馬五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
此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法○疏數音司馬五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
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禁者虞行守禽之屬禁也既誓令鼓而田田之法之罰也○疏數音司馬五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
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也詩云言私其穡獻肩子食亦田王祭社者社土方施生也
詩作新音同施式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既陳乃設驅逆以待田同弊弊世反劉蔣左反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和
鼓反焉莫駕反式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既陳乃設驅逆以待田同弊弊世反劉蔣左反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和
言也言誓民者即下大閱禮羣吏聽誓於陣前鄭引月令司徒北面誓之是也云獻禽以祭社者此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
鼓已下是也云遂圍禁者既誓令鼓而圍之云火弊者謂田止也云獻禽以祭社者此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

一象假令爲官則云大司徒下某宮姓名某也云門則襄仲右師明矣者經直云帥以門名恐宜以門爲名不加官與名字諸官皆須名氏明門亦有官與卿名故云明矣云卿則南鄉縣東鄉爲人是是而稱焉放此某某之號者即經云門縣鄆野四者皆是某某之名謂若門名當云桐門右師之下某宮其某甲乙之號云某某之事者即經云百官各象其事謂若地官之家則云大夫是也謂若魯之費邑甲之事云未盡聞者也鄉來所傳六者署聞帥以門名鄉以州名鄉亦不見卿大夫信其身情交錯得司徒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乙之事云未盡聞者也鄉來所傳六者署聞帥以門名鄉以州名鄉亦不見卿大夫信其身情交錯得不見鄉遂大夫還使爲軍吏云不爲軍將或爲諸帥是以闕焉者孟子云素信以州家相見是鄉亦不見卿大夫之內故關鄉遂夫爲軍吏以領本民在上或別使人爲軍將則鄉遂大夫別領人爲帥旅帥以下經在軍吏帥已下至比長鄰長皆因將也必知有別使人作六師此乃諸侯世子爲軍將田獵亦容公帥之以征不時鄉遂大夫周公東遷時國若是違此文上公爲軍載禮卿遜職物注云鄉遂大夫或戰應世子爲軍將無所將也於是主別其部職者釋經以辨軍之夜事分別其當他軍吏已身全無所將故或戰應世子爲軍將無所將也於是主別其部職者釋經以辨軍之夜事分別其當外爰敘之不與逐以苗田如蒐之過車弊獻食以享初夏田爲苗擇取不承任者希治苗去不秀實者曰天子殺則下較千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神內丙徐餘反孕羊證反去呂反綏而誰反下同處號名既訖遂入防行苗田之法云如蒐之法者如上蒐時有司表貉晉民今鼓遂圍禁之等云車弊及以享初二二者則與春異以其春秋火燹社不時質者其義但春時王乳故在不不孕解之以春夏爲驅駒之主生故春田爲蒐搜取不孕者夏田爲畜春秋左氏傳云彼徙我車懼其侵軼我也也是車行遲取少故知用車示驅駒之車止引王制日天子教則下車大殺已下據說而言毛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緩諸侯發抗小緩者猶擬殺而言也用車示驅駒之車止引王制日天子教則下車大殺已下據說而言同其義逆之車佐然驅逆之車言佐者能速禽故以佐言之田僕驃逆之車爲祭也者大宗伯文冬夏田之貢於祭廟陰陽始報象神之在內者仲冬一陽生仲夏一陰生是陰陽在內故神象之行祭也此祭宗伯文冬夏田之貢於祭廟陰陽孟中秋秋治兵振旅陳疏出中兵爲名秋嚴尚威故也云如振旅之陳者如春振旅時坐進退疾徐疏數之法也月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史載旗都鄙載旛郊野載旐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就焉其他皆如振旅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史載旗都鄙載旛郊野載旐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就焉其他皆如振旅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史載旗都鄙載旛郊野載旐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就焉其他皆如振旅
旅軍史諸軍帥也師都遠大夫也鄉遂卿大夫也或戴廬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郡縣之大尉蓋皆畫以其將軍卒與至振旅者亦謂坐作進退疾徐之法如振旅之陳也○註軍更至雲氣○釋曰書音畫出注氣本或作乞○**疏**疏事與至振旅者此二按下文注以出其屬衛王之旗則如秋統一是在此秋雖不具辨號多其畧舉之見四時皆有此物也云其他皆如振旅者亦謂坐作進退疾徐之法如振旅之陳也○註軍更至雲氣○釋曰建事物則卿大夫是卿建建物は其常今卿建建物不嫌無遂大夫故鄭宣學卿大夫故鄭宣學卿大夫故鄭宣學卿大夫故鄭宣學卿大夫故鄭宣武用非直不爲軍將亦不爲諸帥故全無所以是載植載物而已若然既不爲軍吏遂大夫上得與卿同載植卿大夫

京卷二十九

從南頭立表以北頭爲後表也○主鄭司至聽晉○釋曰夫鄭云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來令車得驅馳者謂芟除其田獵之處故云○車得驅馳引詩者證田處草萊按王制云昆蟲未蛰不以火田則仲冬之時放火田獵何須芟除草來是以車表詩毛傳云艾草以爲防然後焚而射焉是田處不得芟草萊故後鄭易之以爲表兩相各有三軍之衆至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者謂從南表至北表云積二百五十步者以三表之間有二百步又加一表五十步故總爲二百五十步也云左右之廣當容三軍者天子六軍左右之地各容三軍此鄭據天子六軍整數而言其實兼羨卒之等故小司徒藏云凡起徒役無過當容一人惟田與追胥竭者鄭云皆坐當聽晉者非止六卿之聽晉於陳前故先當聽晉也羣吏聽晉徒先南北二徒役無過當容一人惟田與追胥竭者鄭云皆坐當聽晉者非止六卿之聽晉於陳前故先當聽晉也羣吏聽晉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羣吏聽晉者非止六卿之聽晉於陳前故先當聽晉也羣吏聽晉月令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晉之大暑甘誓湯誓之屬是也○鄉疏羣吏至是也○釋曰云羣吏聽晉者從南卒士許亮反播劉知字又音箭一音初洽反朴誓甘誓湯誓之屬是也○鄉疏羣吏至是也○釋曰云羣吏聽晉者從南卒士南面立以聽晉云斬牲以左右徇陳者從表左右向外以徇陳○注羣吏至是也○釋曰云羣吏聽晉者從南卒士伍長謂象軍吏建旗者也引月令者證所晉者是司徒使司徒晉者此軍吏及士本是六卿之民今雖羣吏聽晉者從南卒士民衆故據司徒晉之也云此大閼禮實正歲之中冬者周雖建子爲正及其事行時皆用夏之正歲則此經中夏之民今雖羣吏聽晉者從南卒士中冬皆據夏法也云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者月令者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云云注引中夏之民今雖羣吏聽晉者從南卒士載大常已下爲證不云失至此乃以月令是也中冬教大閼法而言爲月令者先鄭君兩解之以其彼云司徒晉衆與此誓衆之等同故爲大閼彼爲治兵法者以彼文授車以等級乃命主祠祭于四方又與中秋治兵者否與有扈戰湯誓是湯桀誓衆辭言之屬者仍有中軍以擊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伐桀誓衆辭言之屬者仍有中軍以擊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大誓費誓之等故云之屬中軍以擊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旆鐸羣吏作旗車徒皆坐中軍以擊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旆旆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鑼以作其士衆之氣也鼓人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起鼓也如弄玄謂如逐鹿之鹿掩上振之爲旆旆者止行息氣也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起鼓也扶表反旆待洛反逐鹿之鹿掩上振之爲旆旆者止行息氣也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起鼓也獨闕吐剛反闕吐獵反劉湯反偃首自中軍也鄭云天子振旅疾生之作一也○注中軍至過謂如弄玄謂如逐鹿之鹿掩上振之爲旆旆者止行息氣也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起鼓也九者直是兩個三爲二而復三而已也云羣吏既聽晉命各復其部曲者軍吏本各主其部分曲別謂若伍長主五人兩司馬主二十五人卒長主百人一等皆是部曲至於晉之時出向衆前聽晉訖各復其部伍本處故云復其部曲也云云軍之將令鼓者經云士衆之氣也鼓知中軍之將也○注云鼓以作其士衆之氣者春秋左氏傳戰于錡卻一鼓作氣而衰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於是右矣抱而鼓之時卻克擊鼓哀三年左傳鐵之戰趙盾一鼓作氣而血鼓音不哀是皆將居鼓下如兼有師帥旅帥者按上文春辨鼓鐸云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旆鼓執旗皆鼓人故知是軍將師帥馬帥也云以卒衆執鑼不下皆金非鼓也云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起鼓也○注云鼓以作其士衆之氣者春秋左氏傳戰于錡卻一鼓作氣而鐸者是兩司馬帥也云以卒衆執鑼不下皆金非鼓也云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起鼓也○注云鼓以作其士衆之氣者春秋左氏傳戰于錡卻一鼓作氣而行也云云伍長鳴鑼以節之者上文云公司馬執鑼鼓人職云金鑼節鼓故云伍長鳴鑼以節之也云伍長一曰公司馬者上文云公司馬執鑼以節之者上文云公司馬執鑼鼓人職云金鑼節鼓故云伍長鳴鑼以節之也云伍長一曰公司馬者之鹿者謂從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鹿直取音同不從義也此是鹿鹿然作聲也云掩上振之者以手在上向下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

賈公彥疏

盤庚告其卿大夫者盤庚殷王欲遷往亳殷臣民有不肯者故告之云我不掩爾善所以者何茲予大享於先王之時爾

麥並藏之於棺旁引之者正喪祭奠入壙之事也

名明堂位曰魯夏后氏以鬯酒以辟周以爵之謂讀如綴戶之綴幸疏凡幸至飲之○釋曰云凡幸祭者蒙幸屬祭非
宰佐王祭亦容攝祭義得兩祭按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是器名周獻用玉爵無用爵故後鄭云學讀如嘏
做則家宰亦容攝祭義得兩祭按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是器名周獻用玉爵無用爵故後鄭云學讀如嘏
尸之福讀從少牢尸嘏云學讀如嘏但此有歷字者謂魯人與量人歷皆飲之也

小子掌祭祀羊肆羊酸肉豆○釋曰先鄭云羊肆體薦全羔也者既非祭天拔外傳云先鄭讀為肆陳之肆又為賜音也先鄭為體薦全羔從鄭不從者以
此經祭用羊是用大牢為宗廟之祭非祭天拔外傳云先鄭讀為肆陳之肆又為賜音也先鄭為體薦全羔從鄭不從者以

宗廟不得有全羔也是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醢注云腥其俎謂解其體而醢之也○釋曰先鄭云羊肆體薦全羔也者既非祭天拔外傳云先鄭讀為肆陳之肆又為賜音也先鄭為體薦全羔從鄭不從者以
喪禮特豚四豎去蹄謂四段解之祭有腥有燔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若然大夫士祭自饋孰始故正祭即體解其大豕牛之祭則士
略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燔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若然大夫士祭自饋孰始故正祭即體解其大豕牛之祭則士

也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
官俸師廟祈或作徵秋官士師援曰凡社稷則奉牲此也○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

反後同一音仍祈音徵○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
禱有牲頭祭後鄭不從者按禮記祭統云凡社稷則奉牲此也○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

義放依士師云通也知也○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
門用雞皆云通也知也○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

凡社稷之官肆時職文通也知也○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
是也云春官肆時職文通也知也○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節羔○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
之曰公始用兵欲開冰之時先祭祀割羊牲登其首○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釋曰先鄭云五祀謂戶、灶、井、竈、門也。後鄭云五祀謂五祀之神也。

共之責客共其瀟羊法羊養養積膳之羊○詔注法羊至之羊○釋曰鄭知法羊是為此等者以其言法即是依法度多
也○
膳大牢致於道路有五積之等其饗凡沈辜侯禴禴共其羊牲積膳故書以澤客致於賓館有上公膳五年饗饋九牢及殷
食亦燕速眉自饗陳者不言之也○
召反下同詔注積膳至寶柴○釋曰先鄭不從故書此說讀從水漬後鄭不從清軍器者以此羊人所共小子職彼云
柴實牲幣煙氣上聞故也但祭天用積其日月以下及配食者也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買買牲而共之○
我將詩云惟羊惟羊惟天其祐之彼亦據日月以下及配食者也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買買牲而共之○
右音

司耀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鄉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
司耀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鄉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

四時以木為變所以讓去時氣之政令者即四時變國火及季春出火等皆是也云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者火雖是

其義也一故各引其言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以救時疾者火雖是

之色同故用之今按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以救時疾者火雖是

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火後有災則司農書以三月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變國火鑄刑書火未出而火後有災則司農書以三月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三月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火後有災則司農書以三月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民內火者心星未出而火後有災則司農書以三月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三月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火後有災則司農書以三月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民內火者心星未出而火後有災則司農書以三月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三月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火後有災則司農書以三月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民內火者心星未出而火後有災則司農書以三月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三月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火後有災則司農書以三月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民內火者心星未出而火後有災則司農書以三月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三月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火後有災則司農書以三月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民內火者心星未出而火後有災則司農書以三月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